

<<爱与黑暗的故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爱与黑暗的故事>>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2959

10位ISBN编号：7544702952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阿摩司·奥兹

页数：544

译者：钟志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爱与黑暗的故事>>

内容概要

《爱与黑暗的故事》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

短短五年，便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2007年入围“国际布克奖”。小说以耶路撒冷作为主要背景，以娓娓动人的笔法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来一个犹太家族的故事与民族历史，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者简介

作者：(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者：钟志清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

著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等。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并获多项重大文学奖，包括“费米娜奖”、“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和2007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奥兹不仅是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

译者简介钟志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

她是第一位在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专著有《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译有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黑匣子》和约书亚·凯纳兹的《节日之后》等以色列长篇小说。

<<爱与黑暗的故事>>

章节摘录

中文版前言阿摩司·奥兹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

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

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

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

《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五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愆,那么最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开脱自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

我并非写书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

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代价。

我并非写书向父母告别。

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才开始写。

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际,我父母比我两个女儿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

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

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

请坐。

请喝杯咖啡。

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

我们有许多话要说。

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

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

一次也没有。

一个字也没有。

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

我们在家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

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

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

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

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

比如,当我写父母的卧室,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

<<爱与黑暗的故事>>

我只能询问我的基因和染色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
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以色列。

《爱与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

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

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

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

像我那样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

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

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论。

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

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

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

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7年6月19日于阿拉德 译序钟志清 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

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年入围“国际布克奖”,最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

<<爱与黑暗的故事>>

内容繁复,思想深邃,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重思考。

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涂满“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时,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就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

这种移居与迁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上认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

这些在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受到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

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而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哭墙赫然、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

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

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历经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

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于做作家和学者的梦幻,去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儿辈的肩头。

儿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

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迪了他丰富的文学想象;父亲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因为“我”的伯祖约瑟夫·克劳苏纳乃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父亲本人通晓十几种语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

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

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被认作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

不仅要从隔都(ghetto)即隔离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

一些理想主义者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

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来。

为实现这种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从以色列还没有正式建国之时起便对新犹太国的国民提出了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

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作“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以色列建国后,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化、历史现象,而且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念。

<<爱与黑暗的故事>>

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

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作第三圣殿——以色列国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国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样子形成强烈反差。

并且,他们应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失为粗鲁,在战场上则勇敢抗敌,不怕牺牲。

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

熔炉理念不仅要求青年一代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还要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足踏在大地上。

他们即使讲授《圣经》,也不是传授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中某些章节里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不畏强暴的品德。

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重的现在,便奇异般结合起来了。

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史”。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红色教育之家,那里也讲授《圣经》,但把它当成关于时事活页文选集。

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

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但是,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把红色教育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他决定在两种灾难中取其轻,把儿子送到一所宗教学校。

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即使孩子在那里被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红色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兹。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

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

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

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

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不断。

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文本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展开,只想举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视如父亲;另一次是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可能造成后者终身残废。

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奥兹的基布兹小说(《胡狼嚎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

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

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

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

”而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成新希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离去。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应承担苦痛。

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

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译后记钟志清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Prof. Gershon Shaked)讲过,奥兹(Prof. Amos Oz)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

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

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

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奥兹《我的米海尔》(译林出版社,1998)和《黑匣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

<<爱与黑暗的故事>>

“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H. Plaks)称这些挑战正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最好考验,也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我慢慢地感受到奥兹,一位十多年前便已经相识、并在同一个系工作四年、曾抽出多少个清晨课前一小时帮我解决《黑匣子》中翻译难点的师长,慢慢向我走来,通过我,向他所向往的中国大陆的读者倾诉心声。

感谢奥兹在我翻译此书时的鼓励与帮助:慷慨地允许我随时参考他和剑桥大学德朗士教授(Prof. Nicolas de Langer)密切合作翻译而就的英文译本(Chatto & Windus, 2004),并把一份近半尺厚的希伯来文复印书稿赠送给我(在此之前笔者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一本希伯来文原版《爱与黑暗的故事》, Keter, 2002),上面有他给英译者的眉批手迹,包括难点解释、翻译建议与删节提示,而我在翻译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复印读本。

也要感谢他几年前那个美好的承诺:“等《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际,我将赴中国和你一起庆祝。

”当然,更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对奥兹的知遇之情,几年来一直真诚地邀请奥兹访问外文所,使奥兹的中国之行成为可能。

同时,还要感谢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和以色列驻华使馆提供的协助。

感谢译林出版社,十多年前我应顾爱彬先生之约翻译了《我的米海尔》,因而与译林出版社、奥兹、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德朗士结下了一段书缘;后又结识原社长章祖德先生,因此有了《爱的讲述》中《风之路》的译文;在译文成书的编稿过程中,又与范红升先生等许多编辑结下了工作友谊。

四年前,刘锋先生在法兰克福从奥兹代理人手中拿到《爱与黑暗的故事》和相关评论,认定这是本好书,便委托施梓云老师联系到正在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我,刘锋的一句“只要你感兴趣,我们就争取将其拿下”,拉开了我与译林出版社再度合作的序幕。

施梓云老师精心审校并编辑书稿,对我的工作予以充分尊重、认可与鼓励……感动之余,谨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译文,向译林的旧友新知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译介奥兹并配合此次奥兹来访方面所付出的全部心血与努力,也希望我与译林出版社和奥兹的书缘继续延续下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书中原注一一予以标示,未加标示者均为译注。

译文与注文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妥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并海涵。

此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对书中所涉猎的文学作品一并参考了相关中文译本,谨向相关作者与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2007年仲夏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爱与黑暗的故事>>

编辑推荐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的世界级作家，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经典力作家族的谜团，民族的叙事；如歌的行板，如泣如诉的历史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

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我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正在成熟中的少女。

——阿摩司·奥兹不可磨灭的记忆——那刻骨铭心的悲悼!

——《纽约时报书评》在他的

小说和散文中，奥兹已经证明了他是我们最精妙的作家之一。

他以无止境的深刻和宽广，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场景，并且避免教条式答案的诱惑，使他那些问题的范围无限深远。

——《华盛顿邮报》用希伯来语作为光辉的工具，为文学艺术、为准确地揭露我们时代最全球性的紧迫现实问题做出了贡献。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授奖词

<<爱与黑暗的故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